

爱的征服

爱的征服

巴巴拉·卡特兰 著

第三章

蕾安娜向盥洗台定过去，其中一个仆人立即倒了些热水在盆子里。

“你要换件衣服吗？小姐。”麦康珍夫人问道。

“我想我最好换一件，”蕾安娜答道，“我旅行穿的衣服太宽了，而且今天似乎非常暖和。”

“中午的时候，太阳确实相当大，”麦康珍夫人附和着，“也许，小姐，你会喜欢穿件新衣的。”

“新衣？”蕾安娜诧异地问道。

她知道她不过刚刚到达此地，仆人们还未来得及打开她的行李箱。

麦康珍夫人这时迳自走到卧室的另一头，开了衣柜的门，作为对蕾安娜的回答。衣柜里挂着好几件长的女装。

蕾安娜用怀疑的眼光礁着那些鲜艳夺目的长礼服。

“这些衣服是谁的？”

“都是特别为你做的，小姐！”麦康珍夫人答道，“公爵是在爱丁堡订制的，还有几件大概也快到了。”

“为我？”蕾安娜惊叫着，“但……但是为什么……而且公爵他怎么会……知道我身裁的大小？”

麦康珍夫人微笑着。

“公爵告诉过我，你母亲的样子他还记得很清楚，她在上次给公爵夫人的信中提到过，你如她年轻时长得非常象。”

蕾安娜记起她母亲在写给公爵夫人那封信里所讲的话。

“公爵为什么要替我做那么多……新装呢？”她问道，“他未免太客气了。”

“公爵希望你能快乐，小姐！因为亚耳丁堡将是你未来的家。”

蕾安娜想到已经有人为她的未来作了抉择，不禁感到惊愕。然后，她好象被迫似的走向衣柜边。

这些长礼服看起来真是漂亮极了！每件都配有里衬，这一直是她所盼望的。而紧身的胸衣，更能衬托出那

纤细的腰身。

一整个下午，她们都在忙着整理衣服上那些精美的刺绣以及缎带的缀饰。

“它们看起来好可爱……好漂亮啊！”蕾娜安由衷地赞美着。

“公爵希望你这样想，小姐！”麦康珍夫人带着微笑说。“另外还有几件，也已经派人通知爱丁堡最好的裁缝尽快地赶工交货了。我相信公爵看到你穿上这些新装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

“希望如此？”

她换下身上的衣服，和这些新装比起来，自己的衣服实在是太寒酸了。

她挑了一件深绿丝质的日间长礼服。沿着领口缀有精细的花边，腰际扣得很紧，厚重的裙摆向四面施曳到地。

穿上新装多么美啊！她惊异地面对镜子，真不敢相信自己也会有如此华丽的服饰。

“腰身大了一点点，小姐！”麦康珍夫人看了看，

“不过现在我已知道，毛病在那里。我可以将另外几件好好地修改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，你可以穿着它参加今晚酒宴。”

一方面她对公爵如此的慷慨，感到迷惘；另一方面对她一身的新装，又觉得有点羞怯。于是蕾安娜沿着长廊向回走，来到那间大厅——她刚到此地时，曾在这里和公爵见过面。

他正等候着她。蕾安娜向他走过去时，他眼中带着一种满意的神情。

她屈膝行礼。

“您的厚爱，公爵，使我十分感激。我希望我这身装扮，能令您高兴。”

“你看起来非常迷人！”公爵说，“而且我猜想，在这之前，一定已有很多男士对你说这样的话了。”

蕾安娜微微笑了笑。

“我一直是在乡下过着很平静的生活，同时我母亲过去一年来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”

“你们的情形我很清楚，”公爵说，“这就是为什

么，我可以确信，你会需要许多东西，我希望都能供给你。”

“您想得很周到而且慷慨。”

“我要你了解，”公爵答道，“这儿是你的家，在这城堡里，你该享受应有的地位，就好象你是我女儿一样。”

“可是，我想您已经有一位女儿了吧？”蕾安娜大声说。她记得她母亲曾说过公爵夫人有子女。

“我的女儿去世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很抱歉！”

“她两年前去世的。她比你小，可是，健康一直很差。”

从公爵说话的声调中，蕾安娜感觉得出，他女儿的死，一定使他非常悲痛。

“我十分的抱歉，”她再一次表示歉意。“不过，您还有其他的孩子吧？”

蕾安娜正想问是否可以见见他时，公爵打断了她的话说道，

“午餐正等着我们，我想，你经过旅途跋涉，一定很饿了。”

“是的，公爵，我是有点饿了。”

就在她说到饿字时，她想起了那些被驱逐出去的孩子们的哭叫声，忽然有一种食物哽在喉咙里而无法下咽的感觉。

她准备向公爵说一说关于那些人们的遭遇，恳求他发发慈悲，为他们作个妥善的安排，为他们建立另一个家，提供一些帮助。

可是后来，当他们走向餐厅时，她发现要想说些什么是不太容易的。

她很了解，假如她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公爵一定会象早先一样，设法将她的话题岔开的。但是，她心想，她绝对不可以作一个怯懦的人，迟早也要设法和他谈谈这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。

然而，在午餐时，不可能有机会让她说什么。

她曾经认为和公爵在一起可能会很孤单，可是，出乎他的意料，在餐厅里，有一大群人正等着他们。

那是一个宽敞的贵族式房间，比凯恩堡的餐厅要大得多。就算同时坐上三十个或者更多的人也不会显得拥挤。

在座的一共有八人。其中两位年长的表亲，他们住在这里；一位是公爵的妹妹，她是来做客的；另外两位是被邀请的邻居；还有一个牧师，来自河口的渔村。

当介绍她和牧师认识时，她心想：也许我可以和这位牧师谈谈。

可是，在餐会进行当中，她 very 清楚地看出，这位牧师对公爵简直是毕恭毕敬，对所有问题的讨论，更是唯命是从。

她有种感觉，假如说，这件事不能取悦公爵的话，那么，这位牧师绝不会为那些被驱逐的人们，提供任何帮助。的，甚至包括他的教堂墓因在内。

她对这件事的感受是多么强烈啊！她知道，在此刻说出来，要是公爵的心情不好的话，是绝不会有收获。

记得她第一次提到“强迫迁移”的事件时，看到了

他脸上的激怒表情，也听到他充满残酷与冷漠的声音。

“蕾安娜打算在此久住，以后这里就是她的家，”公爵对他的表亲说，“我们应该去打听看看，在这邻近地区，是否有什么节日庆典，或者是娱乐活动，也好带她去参观参观，不然的话，她会觉得我们苏格兰是一个枯燥乏味，毫无生气的地方。”

“说实在的，公爵，”蕾安娜插嘴说道，“我所住的英格兰，也不是什么繁华的大地方。而且，我非常喜爱乡村的宁静，所以，请千万别为我烦心。”

她向餐厅对面窗外的阳光望了望，继续说道：

“有机会的话，倒是想去找一找白色的石南花，我母亲常说，要是找到的话，那会很幸运。同时，我也希望能去看看河中的蛙鱼和在草原上飞跃的松鸡，那一定很有趣的。”

“这些我全都答应你，”公爵说，“你会骑马吗？”

“骑马？我最喜欢了。”

“你可以在我的马房里挑一匹你需要的马，”公爵

告诉她。“在草原上，没有别的马比亚耳丁矮种马跑得更快，更耐劳苦的了，我敢向你保证，它们相当出名的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

每个人对蕾安娜都那么好，那么和蔼可亲。她想，假如她对欢迎她所费的苦心，一点也不领情的话，也未免太不识好歹了。

可是，她也没有办法不去想斯特开伯爵，更无法不怀念她和他共处时，所感受的那份安全与温馨。

或许因为亚耳丁城堡太大的关系；或许因为她下意识里对公爵有点畏惧，尽管他对她多么和善，可是，总觉得有什么使她感到神经紧张，浑身不自在似的。

午餐过后，公爵邀请她去看看办公厅，他首先带她去参观“族长室”，这里的。“族长室”，不象她在凯恩堡所看过的，设在二楼，而是设在一楼。

她想，这间大厅算是她曾看过最大的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间了。

“当我们受到盗匪攻击，或者看到维金人在海上的

船舰时，这里就是我们族人聚集的场所，”公爵解释说。

这间房子，可以容纳好几百名兵士以及他们的家属，墙上挂有从战场掳获的战利品。

这里甚至还有一面国旗，这是他们在普勒斯登战役中，从英国人手中掳来的。

“了不起！真是了不起！”她连声地赞叹。她心里很清楚，这正是公爵期望她对所看过的东西应该有的反应。

“这间族长室，在全苏格兰，算是最精致豪华的，”他夸耀道，“在墙上，你还会看到那些家族们所穿过的战袍，他们隶属于我们的管辖，已好多代了。我们家族伯爵的职位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。不过，公爵职位只是最近的事，但麦克亚耳丁族长的荣衔却一直是由他的儿子继承。”

“那真是一个光荣的家族纪录！”蕾安娜说。“那么，您的儿子将来也会继承您罗！”

“那是一定的！”

他带着蕾安娜，从族长室逛到堡里的许多地方，各处都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遗迹，也可以看到他们家族世代聚集下来的珍宝。

接着，他打开了一扇厚重的橡木门，进了门，眼前又是一截石阶。

“这石阶是通往隙望塔的，”他说，“我想这座塔一定会令你感兴趣的，你可以看看，为了怕维金人来偷袭，我的祖先在这里一直派人日以继夜看守的情形。”

“那些维金人曾经偷袭过这座城堡吗？”

“有过一次，他们还在此停留了两个月之久。”

公爵淡淡地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

“传说中，我们族里现在之所以会有许多人那么高大，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维金人的血统。而且，毫无疑问的，那些长了一头秀发的麦克亚耳丁人，看起来更象斯干的那维亚人，反而不象苏格兰人。”

“我看得出来。在我抵达此地时，您的仆人中有多看起来似乎特别高大。”

“就因为他们身材高大，才被选用的。”公爵答道。“我们继续向上走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您先请。”

公爵走在她前面，石阶是螺旋式的，在塔中，只有箭头大的隙孔让光线透进来。

另一扇厚重的橡木门，上面装有精制的绞链，这时也打开了，当她跨出门外，站在塔的顶部时，周围的景物，立即一览无遗地呈现在她眼前，令她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。

向东望去，可以看到几英里外的大海；北面，有高耸入云的丛山峻岭；向西，有她来此地时走过的深暗峡谷。

风景真是太美了，而且，正如她以前所想的，还带有庄严肃穆的气势。

他一景接一景地浏览过去，然后，她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小村落上，从这个小村落起，河流直流入海。

她可以看到巨石砌成的海港，三、两渔船，停泊在码头边。

“那里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吗？”她问。

“随时都有工作提供给那些需要工作的人们。”公爵答道。

“可是，也不能仅限于那些具有航海知识和技术的人呀！”蕾安娜说道。

此刻她又想到了那些住在峡谷中的土人们，他们只懂得如何耕地，如何养牛。

“我想你会了解，”公爵未理会她的问题，“不论敌人从哪个方向逼近我们，一个了望员会有充分的时间向族长报告的。”

经过一番挣扎，蕾安娜才把吐到嘴边的话硬是给吞了回去。

蕾安娜非常清楚，公爵明知道她想要说什么，却故意不让她有机会说下去。

又一次，他将她的话题支开了，她很明白，要想继续谈论有关“强迫迁移”的问题是绝不能的了，尽管她是多么想这样做。

一讲到维金人，以及解释他们是如何地驾着船，沿

着河水逆流而上，公爵就会眉飞色舞，兴趣大作。但蕾安娜除了会随时念起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外，公爵的话，她一句也听不进去。

她不能不去想妇人们抱着她们的孩子，从峡谷一直走到海边，那要花多久的时间！

也许他们会用一辆小的两轮车来载运他们的行囊，可是仍得赶着在前面的家畜，缓慢地向前移动。

她在峡谷中所看到的悲惨景象，又一幕一幕地在她脑中激荡。

然而，她能说什么呢？她又能拿什么来帮助他们呢？

当公爵讲完了维金人的故事，一同走下石阶时，她确实感到城堡中还有许多别的东西等着她去看，但是，因为中餐较晚，而且她期待已久的饮茶时间也到了，所以公爵没再带她到别处去。

公爵引她来到另一间客室，这间比公爵常去的那间小，但看起来要舒适典雅得多。

公爵的妹妹，还有那两位年长的表亲，已在这里

等着蕾安娜与他们一块儿饮茶，桌子设在房间中央，大家围着桌子坐下，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美味可口的苏格兰点心，这些是她母亲从前经常提到的。

“你吃得太少，”公爵的妹妹对她说。“你必须设法适应我们在苏格兰享受的盛餐。我想是因为空气好的缘故，才使我们有那么大的胃口。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蕾安娜答道。

但是她心里想，假如她和别人一样，随时都大吃大喝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变成“肥婆”。

“在晚餐前，我希望你能休息一下。”饮完茶后，公爵的妹妹对她说。

“我还想写一封信。”蕾安娜道。

“你的卧房有一张写字台，”公爵告诉她，“假如还需要别的东西，尽管叫麦康珍夫人替你去办。”

“谢谢您。”

蕾安娜向其他的人恭敬地屈膝行礼，然后离去。

她关门时，发生了一点小困难，使得她伫足在那里，当她正费力地推门时，无意中听到了公爵的妹妹说

“好有礼貌，好漂亮的一位年轻女孩，难怪我哥哥那么高兴地要她来这里。”

“是的，她的确可爱！”另一位女士说。“尤恩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不是老样子，”公爵的妹妹答道。“却是千万不要在公爵面前提起他哟！”

“是的，那当然，在你提醒我之后，我一直非常小心不再去……”

蕾安娜将门关上了。

她心理猜想：谁是尤恩呢？在她沿着长廊走向卧室时，她好象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。啊！她终于记起来了。

这个名字是写在挂在族长室的家谱的末端，公爵还很骄傲地指给她看过。

在家谱中，描述着麦克亚耳丁几个世纪以来，各个支流分派，以及与苏格兰显赫家族的联婚等等，事实上，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。
